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十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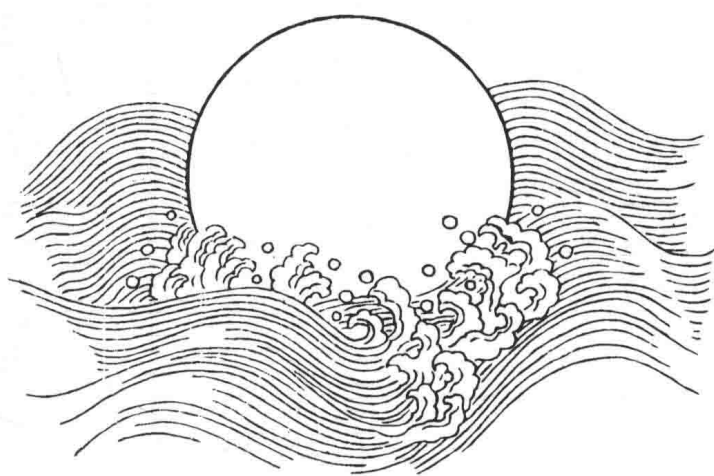
黃山書社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十四冊

黃山書社



(明)唐肅撰

丹崖集八卷附錄一卷

清研古樓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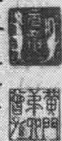
丹崖集

明唐寅

卷一



丹崖集序



金陵楊君文舉與僕有斯文之世契比歲提舉江漕學校事僕自燕附海舶書問士為誰逾年楊君報書曰吾前掌紹興幕有唐肅處敬也者妙年而能文用越紙繕寫其文一卷為寄讀之與雅而光潔微諸理無悖焉謹藏弄于寓舍中朝公卿大夫通文事而好善則出而賞焉久之僕還江南見楊君譚處敬學行

者再四未幾楊君物故處敬亦來應聘始相識又得其文一卷紆徐而辯博微諸理無悖焉者乃益信楊君之鑒裁喜處敬之助學昌黎韓氏有曰學古道必兼通其辭雖古而道不古君子恒患之於是物我之相形勝負之相傾其植有不可勝言者則文者徒流為一藝反足以增吾之累曾不若質野無諱之為愈故學古詞必先用力於古道端其本

原去名就寔然後其文因其人而重匪以文重其人也處敬方盛年其進也蓋不知其所止古道微矣振而起之誠有望於一時之英彥處敬尚慎之哉前太史臨川危素秦淮旅舍書



冊崖集序

為文非難而知文為難文之美惡易見也而為之難者何哉問學有淺深識見有精粗故知之者未必真則隨所見以為是非也照乘之珠或疑之於魚目淫哇之音或嫌之以黃鐘雖十百其喙莫能為之辯矣然則斯世之衆果無有知文者乎曰非是之謂也荆山之璞卞和氏固知其為寶渥洼之馬九方罕固知

其為良使果燕石也駑駘也其能並陳而方駕哉雖然弊也久矣孰於民散師廢之餘而必望見知於人乎苟有之曠百世而相感者不煩悵然而遐思矣予與唐君處敬共居淞水東雖未之識有持其文一二篇來者頗獲讀之願與二三子曰屏斥蕪類何其王之潔而珠之明也脉絡聯貫委蛇不斷又何韶鈞九奏音律相宣而始終燦如也其殆能言

之士乎去年之春予被詔總裁元史而處敬亦以議禮被徵會于南京亟欲挽入吏局儀曹愛其才弗允及余入詞垣為學士處敬亦來為應奉文字朝夕同論文甚懽遂索其全集觀之復願與二三子曰沈涵於經而為之本原鑒於史而照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交流此作有之又頗愧向之知處敬未深也嗚呼近代之文予見之夥矣大風揚沙

而五色為之昏昧繁音嘈雜而五聲為之失倫求其如處敬者抑何其鮮哉非曰如之而知之者亦寡矣此無它之真積之功求鹵莽之效西抹東塗莫尋統緒左剽右竊僅成簡編輒號諸人曰我知文我知文人以艱深淺近者示之則曰是誠古文哉何其雅奧而不羣也或以其言之易又以塵腐辭軟者戲之則又曰此亦古文耳何其暢達而無礙也

是皆無真見以人舌為之目故覩然而  
無愧作有若處敬之文其尚能知之我  
子雖不敏愛玩處敬之文日不釋手以  
為可垂遠而傳後因為序諸篇首嗚呼  
處敬之文荆山之玉也渥洼之馬也又  
豈患無卞和氏與九方畢者乎予之所  
論隘矣處敬名肅會稽人丹崖其自號  
也故以名其集云洪武四年春正月望  
日金華宋濂序

丹崖集序

會稽枕海而郡予嘗假道浮海矣夫海  
之為器南浸炎荒北漾璇極月蟾西灩  
濛汜東涵潏沆漫汗包日月與星斗而  
乾軸坤輿恍若側忽若若傾駭浪驚  
濤顛倒上下及乎颶風吹怒輕颺逆颿  
鉅艦穹臚日蹕數千里杳不知畔岸  
海乎是何為器之甚鉅乎然所以致茲  
為器之甚鉅者則以崑崙之原遠在荒  
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然後至于中國  
而東流于海蓋其源也遠故流之長其  
流也長故積之鉅人之為學亦猶是也  
惟其上探六經下究諸子史而又資之  
以父兄師友之浸灌所聞所知灼有原  
委然後措之事業發之文章咸可喜而  
可愕三代以來惟漢唐與宋庶幾於此  
元當異時學術之未散風承響接有足  
徵者姑以會稽言之漢唐而上置勿論

其在宋則杜丞相之忠誠謹議陸務觀之慷慨言事近士若徐受之王子才此二先生者其行與文皆為學者宗而韓莊節又其傑然者也丹崖乃鄉弟子自幼天質警敏於書多所諷繹長益盡友先生長者切磋討論務極其所至迺已故其詩文澹而筆質而麗直而不倨簡而不畱優柔而有容深潛而有輝人之見者徒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源之

所以遠流之所以長也爰由鄉貢充校官入

國朝

天子銳意禮文之事遂起之禮局用之翰林方將行其所志而不幸遽即世矣故於事業百不見而所可見者獨文章而已於是其子之淳裒其遺藁若干篇為若干卷屬予序之予在西州時嘗與丹崖結筆墨交知其所學寔出莊節諸鄉

老故為具道源流之所自為之序嗚呼世之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者聞丹崖之風亦或有所興起也於丹崖姓唐氏諱肅字處敬別號丹崖子之淳字愚士博學而善文人謂唐氏有後矣友生九靈山人戴良序



息未藁序

洪武甲寅之冬會稽唐丹崖卒于濂明年春其子之淳將暴骨歸附先人墓左持所著文集來請曰先君不幸歿於謫所不肖孤遠達二千里外不得跪床下受遺訓獨手澤尚存罔敢逸墜先君留濂凡十有六月若詩若文率為好事者持去其筆于藁者十不二三歷訪於交遊間得輒錄于藁共若干首先君於先

生辱知最厚幸為文序其端庶以圖於不朽也予執其藁而泣曰吾忽叙吾亡友之文耶且丹崖之文不待吾序而傳然重之淳請不敢辭予憶與丹崖會

締文字交俱少壯可喜時之淳方十餘歲侍父側聽議論玉雪楚楚真唐家千里駒也予固期其有立矣時丹崖方以舉子業戰勝鄉闈有聲薦紳間一朝慨然曰士君子功業不著于時則為

文章以見志聲律記誦之學求念於王司不足以傳後乃肆為古文本之於經輔以史而博之以諸子百氏所有既富中紙下筆如水湧山出一揮輒數百千字然後削冗長為精切變贅腐為奇偉尖新纖麗無有也梗戟艱澁無有也而文之能事畢矣先是近臣薦為應奉翰林文字時臨川危公金華宋公皆當世名能文者少所許可獨於丹崖則亟

稱重焉然其在

朝之文固足以黼黻

皇猷潤色

鴻業而或俯徇時宜復有不能究其才者及謫耕于濂乃能弄文墨自慰以忘其憂放言高論馳騁上下感事觸物一見乎辭如風牆陣馬快意適情冒風濤歷坡坂極其所詣而卒趣於安流坦道而後已平日所得於心而不能自己者

皆於是而發焉昔柳儀曹之於永蘓內  
翰之於黃皆屏居遐陬宜其鬱抑無聊  
不暇攻為文詞而其後天下傳誦其美  
者乃多於譴斥憂患之日而不在乎榮  
盛逸樂之時也丹崖之來受田二十畝  
歲比不登無所以食每為文以應人之  
求得其文者往往餉遺以資其匱因自  
歎曰吾土田之未有息而紙田之未不  
可息也口誦心惟日不釋手卒以文名

于時嗚呼天將昌其文而乃困其身耶  
而又假以年使得終遂其志何耶丹  
崖已矣欲求其志者不於其文而奚適  
乎故之淳於片言隻辭必綴緝寶藏而  
不敢遺也之淳能世其家丹崖為不死  
矣是為序洪武八年歲在乙卯二月既  
望吳郡申屠衡謹序時留鍾離之瞿相  
山也

丹崖集卷之一



會稽唐虞



賦

雲臺賦

叙曰永平三年上思中興功臣詔圖畫高宗侯高以  
下二十八人于南宮雲臺又詔王常等四人亦于列  
馬益彰先帝典復之大業報諸將佐命之茂勲也臣  
備職文臣獲目盛典敢敷揚國家之休美作賦以頌  
其詞曰

惟我大漢之中興也世祖光武受命南陽天祐聖皇  
篤生俊良偉四七之協運紛列宿之揚光風驅九縣

電掃八荒噓炎精於既浪綴皇綱於已亡信乾坤之  
再造耿日月之重光于是超河跨嶺定都東洛闢百  
王之荒屯紀天地之創作念鄭侯下威之語法高皇  
貽後之畧禁樂院森館衛斯拓份輪奐之相連壯京  
畿之弘廓實有雲臺時於南宮層構百仞飛甍九重  
干雲霄而幸起據厚地而莫窮發業嶠峭削旁寥隆  
遠而望之若巨壘之戴峰燁燁翕翕瓌瑋瑳瑳近而  
察之若大鵬之運風尔迴層華表周禁掖利金鋪陟  
丹峻躋迷路上征駕颯周而止息忽傳聞以神驚  
俄眩耀以精感示壯麗則雄渠駕空飛宇成紅瓦  
泊越以就垂藻并儼儼而霞融阿閣結持素之暇披

室包廣漢之風文櫺落 白間玲瓏流景周章 光  
內冲其高峻則造閣閣陵微接文昌之上宮連庫  
棧之下閣帝居度景華蓋垂輝流河漢於燕隅宿星  
殿于戶扉祥雲覆其端瑞霽散其陰道氣映于下土  
泰寧決而無依斯嘉名之攸錫表崇重之莫齊邁通  
天之舊制陋跳瞻之故儀蓋將時親遊以安玉体節  
勞佚而怡聖恩非窮奢而極侈實任久之良規迨夫  
原陵既成聖皇踐位懷先業之有在慮洪勛之因示  
既尊祭于嚴考後慨思乎群又或攀龍以既避或食  
土而猶貴皆戮力王室綱佐宗社助成大業功高節  
偉維旂常著名尚乎古典以彙勸解見乎往史虞旌

報之未敷期昭著於無已追維而部孝宣之世圖  
麟之傑閣報股肱之休美不於焉而取法亦奚訓乎  
後嗣於是勅有司集繪工即斯臺之雄壯寫丹青之  
肖容乃曰卿高勳勞維汝首建大謨協我玉緒嘉厥  
蹟之孔懋冠群賢而莫伍維漢興光全師歸土維霸  
與後推莽之張恠守河內運倘有度韓討盧奴魁期  
而取好時還定于齊派陽夏安集于三輔泰遂秦馬  
門之捷全椒渡江淮之宇岑彭破逆樓船西下恭遵  
克靈偽黨斯沮祝阿奮于銅馬再城振于柴胡劉歆  
印彤之贊誨來祐益延之功死曰萬曰景曰烈曰李  
河北邯鄲咸有可紀先登深入有若賈餗陷陣塞旗

寔為宮武至若王當率眾以來輔李通効力以佐吳  
實融之慕義保民卓茂之治邑有教是非一時之令  
器蓋世之庸勳雲以龍興風以虎從或周召之象德  
或方虎之齊切聯吾君於湯武之聖軼斯世于高宣  
之隆宜乎表著乎姓氏親寫其英風煥并冕以相揮  
森劍佩之青葱進四臣以就列濟恩寵之大同隱馬  
後而不与求宅心之至公將俾聖子神孫紹繼層  
知祖業之緒難思守保之麻咸司于城者亮選乎多  
方處廟堂者允擇夫有德秩五朝濟列職不彼  
慕初而希恩想像而作式信聖皇之制作實萬世之  
準極皇徒後夫衣繡之文章標宇之赫奕志崇訓之

大義擅一時之華飾哉亂曰  
赤符應期白水龍飛吳皇基全列宿降靈揚光耀精  
炯聖明考惟聖繼至重累盛恩佐命尊煌曾宮  
丹青厥容表勳崇芳翼中興大開日明慶君臣兮  
匪君弗食匪臣弗入訓後世予猶我帝室千禩萬曆  
与天則兮

底柱賦

按底柱在冀州大河中流為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  
南至于華陰又東至于底柱然後至孟津過洛汭而  
渡北折為孟河自龍門既決以東奔騰迅快勢不可  
遏至是而總統之乃分為四流貫於三門之下然後



乃殺而行懷故郡火水經謂底柱與龍門皆禹所疏  
鑿也昔蘇子瞻賦灝灝惟以爲蜀江會百水而至子  
變灝漫漶瀚極放天野而嘆之小大曾不其什一  
苟無是堆則瞿唐之險當不啻此乎謂底柱之功亦  
有類於灝灝者故述而賦之賦曰  
黃河之流西來數千里貫長城而南馳激龍門之  
陰隄考運奔電馳氣洶湧而莫支懸華陰而往指兮  
乃折流而東下難若萬騎衝街而疾走兮持悲鋒盡  
銳摩戰於平野何底柱之崔巍罕得獨微立乎中  
流履一夫之當關兮強矣悍卒睨視退縮不敢運其  
戈矛惟崇伯子之敦土兮導洛瀍而平之聲茲山以

疏洩兮剖三門之巖巖然洪波巨浪阻饒而不騁  
兮分沅析沔間度以遙遙指孟津而逾洛洶兮遶東  
極於大邱苟非是以中樞兮曷以殺天吳水伯之淫  
威乎嘗駕方舟而遠求古蹟兮誓將豁心胸于浩蕩  
過黃老之神祠兮題暇石之洪濤勝連天之修極兮  
干雲霄而直上濁波泊泊包其下兮願神功於俯仰  
使昔懷氣之莫敢兮匯四海爲一區上巢下座之杰  
子兮殆皆我以爲魚腹斯險而慨嘆兮維天造而地  
設微玄聖之大智兮孰能成大萬世之烈彼蜀江之  
灝灝兮羌地勢之所同誦金穀于億萬兮信物理安  
危之所從嘆吁噫也道降兮風移而俗偷頽波泝漫

兮忌剛而茹柔魚蝦鼓舞兮咬批麋鹿豈無吾人之  
底柱兮障百川之橫流

日觀賦

漢征和之四年帝親耕鉅定返駕泰山封禪既畢還  
朝甘泉於是東方大夫上千萬壽已而言曰臣等昨  
奉國家告成於宗因得覽親于歲之東臣詢其名是  
曰日觀其高莫窮上薄雲漢當宵分之末發曜蒼溟  
之有爛浴初日于咸池詭人也之未旦蓋茲嶽之華  
精天下之奇玩也帝曰噫若是則高矣極矣大矣  
特矣壯矣矣矣矣矣矣矣子能抽秘思窮妍詞想像  
彷彿爲手賦之乎大夫乃置觴肅肅修辭而對曰臣

問玄黃肇分清濁殊位立精峙結限隔風嶽山惟岳  
尊矣惟東最矧期懷之旁出奠奠隅而特要東介丘  
之近連西石門之迴對眺壇之不遜倚天關之枕  
墜標徑道之百盤恍可仰而末至其爲體也嶽嶽窮  
旁嶽嶽若若鍾立丁若戴六嶽盡乾運而莫極鎮  
坤維而不搖故孰計其延廣僅然測其崇高雲烟在  
下羲娥可指宿星辰于應隅吐風雨于巖巖飛係之  
臂不得而陟巨鵬之翼不能以超蓋將吞西華登南  
嶽駕中嵩軼北恒微九河其後委小大澤其極極彼  
王屋太行終南五老岷嶓鴈蕩之秀極天台會稽之  
奇峭不啻埴阜之爭雄培塿之呈巧斯俊偉以純倫

諒形客之莫表者乃夜氣正寂陰魄既淪萬籟絕響  
六合同昏悄漏刻之既平息靈竊之一鳴勝東方之  
漸駭窺志曜之上騰丹靄微露頰盤欲呈駿島刷翻  
以習飛燭就御光而迅行走神丹於寶鼎擁玉帳于  
金鉅爾其吐暢各拂搏素津鯨波蕩洪荒莫覩閑蝶  
以上下列采餉燭而周章一沐而水府為之震持再  
類而蛟就為之遁藏淪重光而益見漂五色而逾光  
非燒瑤瑤騰騰燐燐將九阿以牖明越曾桑而  
載驟當是時也九州未明萬國沈晦群動尚戰戰象  
英會匪是山之獨高焉斯親之為快宜命名之有義  
昭靈異于紀載且臣聞日者象陽之宗大君之象出

入以時斯夕靡爽夜能燭萬物而發生齊天地而弥  
朗况居至高者見理于未形據大上者親下于至深  
彼處庠而混濁孰先睹夫大明故臣願于國家陳焉  
帝聞之曰善哉大夫之辭信覽物足以知道因寓目  
可以契心故宣尼有小魯之嘆孟軻示親濶之箴苟  
惟遊親之是樂大豈至拙之所仕乃喜而賦日親之  
詩曰  
日親穹窿太山東兮未曙而日覽陽德兮居高發早  
我其幾兮由閭闔側豈人極兮大夫乃慶敬曰帝出  
震兮東方破會陰兮莫玄蒼登日親兮民衆康帝之  
德兮如陵如岡歆竟天顏悅怡兮至秉故啓悟至之

昭晰念前行之或昧乃詔郡國詢政理堪一德以隆  
基明四聰以廣視收遠討之度矣眾求仙之隆祀大  
開明堂庶拱而治

石田賦

鶴齋詩真人為予言丹山赤水之勝且曰有毛萁師  
者嘗修道洞左所謂石田山房其居也今尊師仙去  
矣吾亦將還江河之事託石田君 休君子能賦之  
否予賦曰  
彼石伊何維山之背彼田伊何土爰稼穡石田田有  
：則弗滋郁匪石藝：則恆飢吁嗟道人嗜日不食  
不田于土而田于石道人曰噫爾弗我契假物喻心

厥理則聽石匪彼田我志之堅田匪彼田爰根所蟠  
根其蟠矣綿：不息於中夜存有苗孔碩吳風煦之  
離日短之坤以培之坎以灌之時至氣充內精外莽  
人味其構我獲其實彼齋者吸口食是饒余已芸人  
卒饒以病吁嗟先生与造物儔不畊而肥不稟而周  
道我未耜舍我苗會從從先生石田之區

雲松巢賦為童道士作

歸墟之西弱水東兮有神仙講慈航兮五雲披覆  
爛重：兮貞私萬歲蟠龍花山有仙雙顏如童兮  
身馭皓鶴東颺風兮雲為屏垣松作宮兮倏出忽入  
元無踪兮誰有睹之相追從兮有一道士冰雪容兮



執持中拂示此翁芳竊聞至道發薪蒙芳采鍊五石  
驅三蟲兮神清志一造化通兮通遊人間玩職時兮  
思巢雲松孰無同兮我願友之釋樊籠兮吸餐露霞  
息厥中兮出招安期友赤松兮後天不老超鴻濛兮

竹齋賦

植蒙荒之貞篠蔭便娟之靜居捐塵份而弗顧耽蕭  
間以自娛于是戶延空青苔繁綠蹤飛紫雲瑩瑩  
蒼玉月沉株而連影風韻葉以騰毅綠露霏而冒陳  
條滋露以沾庭畫舞車中之鵲宵分席上之螢攬藪  
以夏陳萌差以春榮華紋指其纖特華潤其  
精英閣炎氣而不下留爽氣以常凝心本虛而因室

節已固而弥貞仲鳴鳳兮罕至恨朝陽之塵升至若  
歲侵之兮就畢景賢之兮將晏既冰霜之膠注漫霰  
雪之零亂野何芳之不斂固何之不堪鳥沉聲而  
無華日歲輝而靡煥偉斯竹之特立乃益申夫娛玩  
若夫斐德贊于衡風封君曉于渭溪路汎孔李之鵲  
林岫山稽之履懷獻所其何殊瞻調徑其何適將君  
子之東直諫取儷于斯并跡雖悔而曷彰通彌隆而  
奚渾苞歌宵雅之篇筠記曲臺之札期謚讓以靜觀  
詎玩物以喪志

古詩四首

華義卷詩為舊易王必先作

青山言：白雲披之北，松栢雨露實之有懷二人  
永歲于茲玄扁孔出白曰罔輝我咲我言孰為我怡  
孰有三鼎而忍自肥蓼者我歲寒則萎則茂矣  
孰釋子悲哉廬之存美端庶幾焉乎孝子勿廢此詩

玄崇貴妃上馬圖

豫哉玄皇亦白其馬厥妃後之其從如而沮漆之涯  
岐山之下云誰之思古公姜女

生意垣詩為餘姚醫者張子樞作

垣之寬生意斯繁匪營之是寬君子之安惟歸仁之  
元垣之厚生意斯阜匪百堵是守君子之有惟存義  
之久來於斯垣匪仁弗金匪義弗堅於以保民之天

丹崖集卷之一